西

東

聞

見

錄

	**************************************	15 m m
王。	楊璲	劉偉
韓鼎	陳俊	張
		往行員
樊尚煜	孫之盆	鄒元標
佚 名	佚 名二期	焦竑
申時行	李文清	王朝用
計图	錢梗	蕭彦
祭德溥	季存文	張鹵
吳廷舉四則	胡 松	李濂
萬 鐘	重處理	郭鉴
		福仙
		鹽法後
		戶部五
	十六目錄 # 編	西園開見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長蘆額課鹽共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山東額課鹽 斤兩浙額課鹽共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斤二兩 郭鋆曰祖宗朝鹽法舊規兩准額課鹽共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一百 係近年新增應該革去但嘉靖二十年以前開中者商人有已納餘鹽 本部每年各邊開中額派并補歲用不敷俱係前項引鹽至于餘鹽委 共六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一百八十四斤七兩並無額外餘鹽之數 戶部五 西 價所據前項鹽價并一應事宜似應通行議處每遇開中務查本處急 價銀在于運司未曾起解有已下場買有餘鹽在官見今聽候掣擊納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六 4 鹽法後 I 前言 , 卷之三十六里族 晉陵 嶺南 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营量血奇甫 楫

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旣 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 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 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 貴召羅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疏言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 多餘之數就便割沒入官應變賣者運司變賣價銀解部轉發各邊應 復上納及孤城遠堡通同作弊并假以按伏完支等項為由有名無實 批沙土及腐爛不堪等項亦不許將積有餘剩糧草去處希圖價賤重 足呈報重覆委官查盤明白其糧料草束務要新鮮乾潔不許插和糠 引鹽每引遵照舊規只許正鹽掣擊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如有夾帶 冒破錢糧致使利歸好狡軍士不沾實惠自嘉靖二十一年以後開中

缺糧料草束城堡方許定與數目令商人上納選委廉能官員監收完

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議題號日 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 者概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 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所謂通鹽法 其重在於足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 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即三百 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 萬鐘疏日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 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引目一百四十四萬道召商中納 七十萬引饔發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須令各 引目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足法也嘗以掣過之數稽算大約正鹽 北七錢五分俱赴上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皓疏曰添刷 如原在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 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商竈俱利而國課充矣

いれったこととい

萬前項添刷引目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部奏稱不便 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 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 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 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召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 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召商不至良由開中不時科取太過合 衆而勤竈日勸官鹽旣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 以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已及百 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 相應停止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 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 上納賬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 日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資於額外故有二 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關支

以本コンニニー・ラ

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 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科學數外多 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 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 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鹽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 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可廣糧草 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或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 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 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 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名中納不 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雜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 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 部轉發而脚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 斤者即以私鹽論問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

卷之三十六

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 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 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販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 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 **獲通商之利必不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 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煑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 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熟輕熟重況巡鹽交代多是 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旣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旣 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旣許通 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脚價與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 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 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即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 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当若輪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

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多費

夫鹾司利之府也鹾之斂散紆急由其掌握而商人奔走之故不爲所 糴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極多不過三十萬而邊 動者鮮矣嗟呼吏無良而漁商以自腴及債乃績輒快快恚曰職累我 吏往往沉沒蓋其通商鬻窩之弊其來已久歷數運司之長多以墨敗 曬而鹹艖之利甲諸天下漢吳王濞囂海致富卽此地云是故司鹺之 李濂曰甚矣利欲之移人也往余過維揚聞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爲分 論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定秤掣疏數之宜覈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 儲足供近年以來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 也豈不大謬哉 司者三通泰淮也為場者三十淮南二十五場則皆煎淮北五場則皆 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愚臣所 鹽法也其餘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 較然尤明至於革虛中賣窩之奸袪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 整法後

卷之三十六

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 勢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一二千引其餘多寡各視其 立好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之橐聞之邊人每歲戶部開 歲以來運司以商人困弊不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 也至於鹽法一事則固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憂其又何說焉蓋頃 則可坐收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 則四錢有半此誠通商惠賈之術安邊足用之道何不善之有奈何法 爲不少屯田久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該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犯 鹽也則有俟候需索之費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鹽之價所苦人 倖之僕隸則一引半婚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銀六錢積而干引 收六錢之息至於躬身轉販正直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諸貴 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托撫臣撫臣畏 胡松日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 坐致六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之不若其支

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 **昭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不惟其無治** 人加以時有喪敗摧北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 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 吳公廷舉日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靖寧博茂臨川等二十九場原 裕饒臣請伏誣妄之戮 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益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 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 伶人指樂工一而亦莫之恤焉岂不可為之痛恨也望動下該部查議將 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數心甚至以之賞 舉司臨川等六場額辦先因隔沙海洋正統七年知府程榮奏奉勘合 額大引止耗鹽七萬二千七百六十二引三百九十斤有零除海北提 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旣無勢豪之占據旣已樂從而 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芻 聖法後

五五

を之三十六

撫重臣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因而立法漸次講求之後每歲所入 鹽場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三錢五分無徵者一錢七分五釐生鹽場 引收銀類解廣東布政司庫內支與中鹽客商及備軍門用兵之費熟 首每引銀二錢每一引重二百斤每鹽一百斤分爲二包每鹽一包除 除正額之外鹽利銀兩約有三四萬兩其爲法於行鹽地方各立鹽廠 縱使追徵得完每年所取鹽課銀不過二萬四千餘兩自天順以來巡 流賊劫害或因竈戶逃亡或因豪商害人或因鹽倉倒塌近年止是驗 耗鹽五斤准除蒲蓆藤絲斤丽此各廠盤鹽之法之大概也其他鹽船 廣西則立於梧州廣東則立於肇慶南雄清遠商人到彼提稅者每正 博茂靖寧等二十三場生熟鹽場分引鹽自景泰天順成化年間或因 引鹽收銀五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餘鹽之外更有多餘鹽引許令自 絕無人辦納而見在竈戶飢寒困苦無銀代販者其數亦不少也遞年 分每小引有徵者納銀一錢二分無徵者納銀一錢中間遠近逃亡死 准令每鹽一大引折納米一石送瓊州府所屬州縣附近倉上納尚餘

部也兩廣自立總府以來征數蠻賊計滅上官每次用銀輒費十餘萬 實以備西北二邊急缺糧館自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未嘗有所起解赴 實則同總謂之軍鲌也此法相沿行之三四十年矣商買通融府庫充 發賣之於商人水商所納有公櫃銀有餘鹽銀牙稅等銀其名雖異其 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增城從化等縣海洋港议入達四通而巡檢司 官盤之經過東莞地方者有西河埠委官盤之若鹽之散入廣州河下 銀也即今廣西地方廣州番禺從化有山賊新寧順德有海賊連山連 各市鎮各墟市散賣者又該臣受詞給票發廣東提舉司書塡比號以 經過潮州者有河度門廣濟橋委官盤之經過惠州地方者有府河委 兩臣固未嘗見其科派州縣求助於鄰封請乞於內帑以有前項軍的 處父老延頸以望王師設法圖勦急於求救危若綴旒只以府庫空虛 姦占婦女或打破箱關或攻圍館驛或僭稱雷王長沙王之號府江二 程鄉有土賊流賊不時出沒或殺人放火或劫財搶牛或擄去職官或 州有獐贼南韶二府則保昌新昌有獠人猺人惠朝二府則龍川河源

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盡革而法不盡行所以或奏請施行 費劉大夏潘蕃熊綉幷臣等相繼總督軍務於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 之領官鹽有限收賣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自天順成化 竈丁所辦之鹽則專備客商支給並無額外徵備軍民支用之數商人 又曰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於商而不取之於竈蓋 并私鹽船隻囚徒銀兩起解赴部其他軍的銀兩留備地方用兵可也 之功乎乞行原差內外查盤官員欽照原奉勅書止將遞年存積鹽課 使有意外之變不知何人肯致匪躬受命之節乎何人能立旋乾轉坤 各處賊人知我無意用兵而放膽橫行且復畏禍不言是以徒取充位 捕會呈二萬餘銀僱倩打手釋買軍粮府庫無銀累行不報今日兩廣 弘治至今都御史葉盛韓雍吳琛朱英宋旻屠鏞秦紘閔珪唐珣鄧廷 地方盜賊隨處生發者正由任事官員諉以軍的缺供而無志於討賊 司庫內無備兩年不曾放支又如近日參議羅樂僉事胡恩在惠潮截 故斂手不敢舉事且如惠州近日申稱官軍折俸銀該一萬四百兩使 I Į, 一卷之三十六 1

有多餘鹽引許令自首免其沒官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概 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之外更 件議措軍的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 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場投稅者正鹽一引 功等項甚為有賴正德六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鮮晃條陳十事內 也相沿行三四十年商賈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 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 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 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薙見得收集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 課提舉司鹽引許從梧州往廣西地方幷湖廣衡永二府發賣鹽每 酌量每官鹽一引許令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的 多餘鹽引准令自首每引抽出二錢蓋一引只照鹽一引乃租宗成法 一引許照鹽六引係巡按權宜茲欲止照一引則軍的無處措辦合無 Į, 统

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於行鹽地方各置鹽場廣西

商人以罔厚利虧軍飾以悞大事其為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且鹽 首仍有不盡之數今不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得言是縱 水旱相仍人民饑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 粤之地民徭雜處寇盜縱橫連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遞年 軍鲌不致虧少等因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 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 年征勦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於此捨此別無出辦之路自正德二 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比一舉動輒告缺乏況商人許令自 項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貯有銀兩各有頭項難把別項支用遞 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餘之鹽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 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雷廉高瓊 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客此等之微則出自商人與竈萬無相干以之 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 ~ 卷之三十六

恤鹽丁非臣所敢知也况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

之年久上下皆便商人甚爲有盆絕無怨言决難輕易設有餘積收貯 意今益商而縱私販虧官而悞大事以此措軍餉又非臣所敢知也卽 官准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 在官是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孰得而私 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軍的日虧錢糧日減况前項事情行 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人犯 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 法賦罪一體照例充軍仍行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如此私鹽之禁猶 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屬容隱不舉者事發俱問擬枉 數許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 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之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 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鲌自足雖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 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 引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 五道 Į - 45 テンニートレン・

又曰天順五年戶,部郎中陳俊巡撫僉都御史葉盛題稱江西南安贛 缺乏之憂矣 名コイニー・ラ

錢以充軍的而後出境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韓雍便益處置將往南 鹽四引納軍的銀六錢五分則是每引一道照鹽一千四百斤矣此外 是每正引一道照鹽一千斤矣弘治中年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 治初年間每引一道許照正鹽一引餘鹽四引納軍鉤銀四錢五分則 **贛街永所屬有引官鹽納銀五分則秤出餘鹽每引納銀一錢行至弘** 客商有願贛州南安二府發賣者每於南雄府每引納米二斗折銀二 鹽出夾帶多餘鹽斤謂之自首鹽斤每二百斤謂之一引抽分軍餉銀 州二府相去兩淮窩遠溪難險峻鹽商少到軍民食鹽全仰給於廣東 商惟利是圖中鹽商人經年守候使官引積至四十二萬餘鹽至今無 地方凡百所需節報軍情總府恃此以無恐其於地方甚是有賴但客 二錢以故二三十年軍餉不缺供軍賞不缺用庫積有餘剩銀兩以備

人願買堆積年久豈無地氣浥爛之虞乎又豈無虫鼠殘傷之患乎恐

又日大明律令一款几監臨官吏跪名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 之用如此而行立見府庫有充實之效鹽商無守候之難亦官民兩利 補官引減價之值非欲以為利也前銀解赴梧州軍門以備行軍賞功 官銀賣下商引發提舉司賣與水客每道折銀二錢蓋資其所入贏餘 者乎 年亦有賣引銀八萬餘兩起解戶部預備三邊羅賣糧草支用其借過 行鹽致累鹽法不欲告領官銀自願守候賣引聽從其便仍與官鹽引 商引一道民間時價只賣銀一錢六七分多亦不過二錢之上所以水 地方原中鹽商人省發回鄉別尋生理不許久住廣東投托勢要坐埠 每到官每引止與官價一錢五分願賣官者其銀於軍餉銀內借給將 他日減價與人人亦不買其勢必至民引長價而利歸商人於國計所 相兼行鹽仍將官引稍減其值每引止收銀二錢減一錢五分如此數 客懼折本而失利寧向商而背官乞將見在商人存積鹽引盡令開報 **條亦非細故也臣又查得見今賣引則例官引一道原擬賣銀三錢而** 闖 卷之三十六 九

抗違兩廣鹽法極弊大壞未有甚於此者也臣又體得兩淮浙江河東 己是圖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賣鹽又不依次序高檯時 家人舍人或令軍牢件當靖江王府長史托以關支戶口食鹽爲名明 來清理軍伍就合兼管鹽法旣可以革勢要行鹽之弊又可使邊方軍 長董俱有衛史一員巡鐘沉廣東壁與各電不同正談之外別有軍節 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僚難爲禁察屬司非不知此分在治下豈敢 起關馳驛使令內史儀賓等官校尉軍牢等役坐支廩領買引行鹽利 而冥然妄行別處地方臣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 貪是以欺壓鹽司憑脇權勢而肆然不憚分在平等鹽司者屬托造請 必刑其人必沒其貨監臨勢要不敢中鹽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 邊遠充軍干礙勢豪參究問罪臣聞故老言國初法令嚴明但有犯者 內供西北之求外濟東南之急乞行兵部查照舊規奏差御史一員前

邊召商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跪名占窩轉賣者俱發

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又查得問刑條例一款各

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當思昔宋皇祐中關陜鹽法 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 大散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與又如我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 難夾帶私販朝廷旣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 多而用愈不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 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 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咸其於鹽 取盈而拘於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苟能規正招商 清者乎又如解池之鹽所遺大半而苦於撈取之不時於鹽之利尚可 張鹵曰鹽法者祖宗用以輸邊號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 政非小補也 盆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額六十萬引在天順 而有餘今不惟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免 伍之清一舉而足食足兵軍民大利地方大福無踰於此矣 西,黑 Ł

之身家富厚者則必嚴國課之徵除隱財之弊如人丁衆者必析戶辦 夫竈民之所賴爲生計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自商人鬻買之外 離至此極也以是知商人之窮其苦有如此者夫鹽本天地自然之利 給乃復加以稱貨所入者微所費者日復一日如火煎膏是以顚沛流 不前淹滯歲月關津盤話往來甚勞河道險阻率多蕩沒以至本且不 鹽如民間當差之例其有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薄於 電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人亦無守株之待似爲策之良也至于電民 時電民或煎辦不前者即以本價當官給領其銀收貯以待取用庶幾 干官給粟若干以償其勞所餘之鹽即爲公家之物候商來摥給鹽之 行則又有乖于國法似宜做正統年例除竈民所辦國課外每餘鹽若 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盡輸於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 弛餘鹽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請得備數而悉陳之 國家以邊的大務藉此以爲通融之術愚以爲欲救竈民之貧者莫若 卷之三十六

錢矣兼以官司朘削餘費不貲每鹽一引工本輒至二兩且竈民煎辦

昏夜劫掠商人鹽船爲之一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漫不 平民不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鬻賣又其甚則至 得不預爲之防哉夫竈主于辦鹽而民主于辦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 及其鹽旣通行仍復爲私鹽所阻以致國課日壅商人疾首此其弊安 者莫若弛餘鹽之禁而尤必致嚴于富竈者蓋其勢常相爲低昂也以 趨利循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其幾 倚仗不敢罔法行私而貧竈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竈之弊 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詳加緝訪敢有仍前狗私者許分司官 至商人中題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遠數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 指名申究本場之官聽御史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竈無所 送樂與之處凡所指使無敢不從此不惟體統甚褻亦且流弊無窮今 平之體也然又聞竈民之富者交結本官場以營己私貪官亦利其饋 富寵也寵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而已催足鹽之外甚有 斂窮竈之餘鹽入爲己有以罔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

之弊在於重私鹽之罰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其勢相爲低昂也夫 率領弓兵以時練習如鹽徒所聚多不過百餘人耳茲宜三倍其數日 轉而之四方也亦宜下巡鹽御史令其嚴督分司以及場官巡司俱宜 則庶乎頑民可傲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窮商 干犯禁者即追沒原引仍置之法凡所在官司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 盤或反受富商貨路者則必嚴為隄防凡鹽到所日一一稽查如有敢 人皆樂于激勸則鹽徒亦有所畏而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 綠鹽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羣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姑爲縱容以圖兩 包送為功績差人偽齊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 于富商之有力者每挾帶餘鹽甚且每包輒重八九百斤鹽所失於查 致私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 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于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就以 加訓練武藝令其捕捉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與本鹽仍加重賞則 いろうここトーン

經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啖以甘言誘以重利甚至鹽徒反出鹽數

鐵官鹽官之設自此始孝昭時賢良文學稱天子富藏于海內毋與天 其器物已用桑弘羊言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 安中國之本終不得罷孝元罷之三年卒復用後魏時甄琛表請天子 孝武用東郭咸陽孔僅言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私鬻者欽左趾沒 附衆與逆節而富商大賈轉當居利財或累臣萬不佐公家之急于是 漢接秦弊雖省其賦不領于天下經費然諸侯王得擅之吳王至以此 下爭利願罷鹽鐵官便民而弘羊竟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 天下然齊民之禍胎焉晏嬰與叔向可覆已秦人鹽利至二十倍于古 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生其策要歸于巧取當時雖以此富齊雄 爵者法有明刑官之貪賂者國有定憲行之數年而鹽法有不行國課 鄒德溥曰管子之稱曰先王塞人之養隘其利途又曰見予之形而不 有不足者無是理也是故淮揚之鹽甲於天下舉淮揚卽天下可推也 司國計者圖之 商竈之窮者旣加以存恤之仁商竈之富者復裁以斷制之義民之私 者也其鹽行于江西湖廣及應天等處九府最廣最當要故歲課最多 有定額行鹽有定界大抵兩淮之鹽出于海待煑而成千古所稱散鹽 立罷之民大悅明興于天下產鹽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鹽 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聞服御軍饟利禄並仰給焉晏故 障格卒置官監檢焉唐臣理鹽者最稱劉晏始年利纔四十萬婚季年 什一之儲非專爲大官用孝明雖用琛議暫罷之竟以豪貴占奪近民 富有四海何患于貧願弛河東嚴禁而王勰曰聖人優關市之稅以助 之法也鹽引通費省又因予漕艘資確熙時令商輪粟塞下優其直給 犯者類自類鹽界於是上曰吾知所以熄之矣遂割曹宋以西以餘州 北鹽権均諸稅名兩稅鹽錢其後稅已納而復権仁宗用張方平言令 食顆鹽宋初置建安貯鹽漕艘歸輒令帶給江淅湖廣諸路所謂轉般 江淮荆湖顆末鹽用以實邊省漕輓開中之法自此始初周世宗克河 可富國韋處厚韓愈力陳其不可乃止周顯德時食末鹽州郡多私犯 因民所急而稅之然括利竭矣穆宗時張平叔以権鹽法散請官自鬻

股後以邊儲告急商人困于守支不樂飛輓乃別儲十分之三以待開 亦最多弊國初商人輪粟若銀丁官官給引目以次支鹽鹽場命日常 課乃僅一萬九千引其鹽產于井日形鹽四川提舉司一雲南提舉司 東亦與焉歲計四十六萬引有奇廣東鹽亦獨行其省地狹故歲課僅 類河東之鹽產于池古所稱形鹽者也池故自結鹽不事煮然必自南 **斤計皆各行其地充用不當于大農國計通計天下海鹽最多最益邊** 風起乃熟國初鹽花最盛故其鹽行于山西陝西附以河南數郡而遼 古所稱散鹽者也福建鹽獨行其省歲課計十萬引有奇其鹽與淮浙 行其省及徐邳宿三州地狹稍僻故課額又次長蘆計一十四萬引亦 隸及衛輝彰德兩郡地稍狹故處課次浙計一十八萬引有奇山東鹽 要故歲課次淮計四十萬引有奇長蘆鹽如浙鹽尤賤以其獨行北直 計七十萬引有奇丽浙鹽如淮其鹽行于浙江及蘇松常鎮次廣次當 四其鹽幷產于井或曰黑鹽或日白鹽煎熬最難最少故歲課僅僅以 四萬六千引其鹽亦如淮北之鹽行跨廣西貴州益以東粵數郡然歲 卷之三十六

討一分夾帶十分支則先支掣則先掣已而貴勢又陰擅之商利壅焉 實因得為守後用葉淇言故納銀太倉商人以此不種邊粟邊粟益貴 寡而償鹽厚商人競其利募人種粟邊地而輸之不煩輸將而邊儲充 及兄弟妻子代支故商困國家令商人輪栗于邊而給之鹽引其輪栗 中越次支給命日存積存積行而常股滯商人或待數十年得支甚乃 河東地初開三門塞其內外水不入而鹽花盛而典者貪幷開其內外 家令貴勢家毋得中鹽一切奏討絕弗給已而奏討者衆因以夾帶奏 等處給鈔二貫每鈔直錢十而又復其雜役給之塲蕩繼而鈔法不行 而仰給內帑國與民交病矣國初每引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廣東海北 奏補浙竈戶工本旣薄餘鹽又禁不得鬻奸豪之徒私貨餘鹽聚衆持 戈島檣大舶出沒江湖官軍復慆其利陰縱之于是官鹽益壅而國課 水入而鹽板壞加以水源不時鹽不給比年預支商銀無償至損宿儲 虧河東鹽既不足商人往往參和沙土倚官強市諸民買之不貲而花 一鈔僅易栗一二升而場蕩又爲總催兼鹽官復侵削以故竈戶困國 Į, Ł

なとこととい

其所不可償官為市則民恆市其所不可食非計也產有餘者而必狹 所得邊粟且國方資用不能減其直也不知此令朝下而願種邊粟者 者一輪栗與輪銀之利害今天下權之矣然而不敢議復者恐商驟無 議者猶曰無動愚竊惑焉愚計以爲有當修復者一有必不可不議處 孱民獨權法矣洪武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五升後乃 計也國中民利食之于是私買者衆私鹽不可禁巡官往往舍大猾而 此天也卽弘羊晏無措矣產不足者而必廣其行官不爲市則商恆輸 夕起矣邊粟既多省輪所減且倍有天下之大欲爲定鲌固邊計不能 **鎰高估又鹽至不時富民因居鹽待估估益高而江西湖廣之民滋困** 民坐困儀真抽塲定以船滿千號乃抽久者積三月始得度商旣失鹽 加至銀七錢鈕以買窩勸借一引至費一金有奇商人是以高估取贏 馬池鹽方盛山西民利食之長蘆去開歸近開歸民利不歸于民又非 一暫損其利而需後效愚竊以爲過也故日修復便地產之有餘不足

其不願受必也不受而不加之刑則不行加之刑則民必大騷是以恤 竈之故厲天下也故曰便之不便竈戶之工本旣薄而又禁其餘鹽不 利也必不犯重辟而私鬻商與鹽徒者無所得不禁自熄矣而官鹽自 鹽而即如其值以授商商均是利也必不犯重辟而沽諸竈竈亦均是 民所必買以要利雖日捕私鹽何益官誠下令以鹽徒所收之直收餘 民之有私鹽也將安得之必餘鹽也餘鹽不收鹽徒得挾竈丁所必賣 得驚是困霾也官鹽既貴又不足而禁民不得食其餘鹽是困民也且 也况鈔法鈔一貫直錢千小民之用類十錢二十錢耳持此將安分之 破除便夫錢之行于民便也然而問者行之素所不用之地民輒病何 計也國家定界毋亦因民所產民所宜耳今奈何局于故而使國與商 也惲于勞而不圖民便怠也避多抽得利之名而厲民以自掩欺也試 民交困故曰更定便積船而總掣此船抽課也然必需其千而後掣何 其行官不為禁則民之利不歸于官官為禁則地之利不歸于民又非 一便措掣商人得速積贏則利商商利速沽則直必輕則民又利故曰 Ħ Į 卷之三十六

蕭彥曰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 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晒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 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晒者也晒鹽味苦不可以 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為艱於是設法澆晒以求足數 倒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起支報納以教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 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 鹽根日薄矣晒鹽不減而欲鹽之生復不可得也顧晒鹽非得已也爲 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飄生遇風雨調飄生而盛今澆晒日行 此得通故曰收餘鹽便 口市不得點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鋪里承買而民間食用 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有通融海 風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 **堕之號而管理有分官行鹽有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 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割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

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也如是而鹽丁免課 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 陜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 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陜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 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晒旣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 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陪課之苦在鹽丁 者請権淮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 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宋慶曆中有上封事 齒之徒無日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澤下鹵之尤積潤之賺刮其土而鍊 錢公檢日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為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生 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教弊安民之大唱也 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南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 病相髮且什百矣破拘孿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晒鹽應 無多晒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管 卷之三十六 十六

護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俸 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之悉盡地之利也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 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茲畿內 緩州邑不過數處其賺疎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鹽者不過頃畝中 數已微線少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贏渤海中之半滴耳有 屬邑竈丁旁海煮辦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軍渤海 漏免其坐聽畝在籍無非貧下之戶其鍊賺代耕而輪國之稅敖口不 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 之不足增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権之 籍無不

然

可

間

之

夫

其

奔走

易

栗無

不

擔

負

手

挽

貧

窶

隻

弱

馬

無

大 之只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権誠有間矣况擔負出入不越真 運鹽使司滄洲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摥編集順天等府 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

穀惟刮賺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邊民怨望非國之福黃

西遇明見蛛 夥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民壯之多 邊使商爲之飛輓則民不勞而邊用足然商本牟利非重利無以驅之 許國日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竈通商 嫌山陸之遙不肯自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歸月報藍鏤之獄流離捕 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歡嫭沱泛濫之虞滄鹽巨商每 商樂于報中給之甚厚故電勤于煎辦商電兩利而國課常足然要在 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所取于商甚薄而所給于電甚厚取之甚薄故 伍其家僮開想去荒蕪疏理溝洫力耕積穀以待國家中納之事于是粟 國初屯政修舉近邊之地獨栗頗饒商既易于上程其富厚者往往什 客兵饋鮹歲不下數十百萬而窮荒絕遠之地民力難于轉輪開中于 不專于私販之禁而今日之所講求者莫先于處置餘鹽謹按各邊主 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經費豈有賴焉蓋洪武中邊商開中每引納銀入分而竈丁煑鹽每引

着シニーナン

爲之官買而更禁其私相販賣然則竈何以爲生商何以爲利哉正統 竈種民田止于賦稅無他科差今則詭寄者多而竈亦雜差矣攤摥或 勸借各商易鈔爲米弘治後復勸借各商易米爲銀今鹽一引止給賑 未盡也電辦鹽課其始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正統後始 罰有賑濟之例其他需案盤剝諸費不與焉抑又倍矣是所以通商者 收買竈丁約剩餘鹽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不在官不在商則必入 本既微曾無俯仰之資顧復僉其雜差取其折色至于額辦之餘苟不 盡也商之引價既增曾無升斗之給顧反勸以賑濟重以割罰竈之工 衝于海潮草蕩或併于豪強而正課間又使之納銀是所以恤竈者未 濟五分矣然又侵漁于官吏剝削于總催而其所賑者或空名鮮實矣 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餘鹽此以官收之也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 之弊在有司之嚴防而買補之令實變通之長策故官收之煩不若令 私橐矣顧官收之則羨米無從出商收之則影射易爲奸吾以爲影射

西 置 閘 见 锋

豐法後

買之又令納價于官如正鹽之數則又倍矣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

一冊聽其自買雖千萬弗禁惟以正鹽一引附帶餘鹽三引給以照票掣 官既不能一一收之而又禁商竈之貿易則此三百萬者適以資鹽徒 鹽數既多然後減其納價之牛以利商而增其納賑之半以優竈不亦 之私販耳故莫如廣買補之意著爲令曰凡商人在場但先報名于官 假使盡獨其三百萬之餘資鹽徒卽私鹽盛行而正課亦壅壅則均耳 本未適均然議者業已病其壅而欲革之吾以爲鹽之壅否不在于是 而餘鹽得所處也或日餘鹽多則正課壅固不若盡舉而開于官此亦 卽三百萬餘鹽卽屬于官商矣竈亦有資以爲生且人人勤于煎辦矣 放而行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但多一引者盤出以私鹽論絞勿贖如此 最甚他不暇論姑以兩淮計之淮鹽正額七十二萬餘鹽乃至三百萬 可乎又必寬其期限缓其割罰清其塲蕩免其科差庶幾乎商竈兩利 商自收之之爲便也今天下鹽課惟兩淮最多而課鹽之與亦唯兩淮 一說也頃歲加工本引三十五萬則兩淮正課百萬有餘而各帶餘鹽

* 卷之三十六

棄之私者固不若收之公者之爲得也第增引則鹽利歸于邊附餘則

亦略相等吾欲變私鹽于官商故不惜遺利于商而謂官可以無禁欲 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並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 微矣夫商得利而來必以失利而去竊恐異日開中且有觀望而不赴 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值况復加以工本之額利益 于邊之開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蘆使商人一身三方支給 焉旣入于部者寧能盜送于邊乎雖其名亦日解邊然十之二三耳至 其足以齊邊而國無所利之也今之言利析秋毫矣多方之費鹽課需 藏國課于電丁故不惜遺利于電而謂引可以無增且鹽法之初立惟 鹽利歸于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于是引貴而內商困較其利害 漸繁而竈丁閒曠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 間戶口猶少而電丁亦不甚充額鹽尚有四十萬有奇近來民間生齒 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兩浙 者其他事宜具在嘉靖十四年部臣疏中可考也 王朝用曰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 Ğ 見嫌 卷之三十六 聖法後

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非徒神 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 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 題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無派又該**銀一錢共增解價銀三萬二千 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 數發邊開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電戶稱便且每鹽 易于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 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 恤竈丁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 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電近濱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 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 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 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幷割算餘

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

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 法此興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蜂集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 變通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電丁欲變賣而畏于犯 私商各色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 故先時巡鹽御史有奏開殘引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有旁引 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 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可得而平私販亦 己嚴加禁治一日<u>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u> 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 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 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日為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 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是禁則忍淡 通功易事之理竈鹽旣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 旣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徧充民間之 卷之三十六 理法後

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鹾司而淮之南 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 李文清日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 商人齎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者一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嚴加腹 **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 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越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 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釁端則地方之幸也商竈之幸也 存留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 銀到部者多為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 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 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 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 以裁革勢商爲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 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

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 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 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電丁給鹵地給草塲額鹽 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 辦而國不聞賴將之費士館馬騰打圉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 邊儲資於內格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 下而之鹾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心久遠之大計遂至 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栗而銀也不之塞 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之急倍 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 引給米一石准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 引所輪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輪 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實之開也自弘正問始也

A.

_ + - 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

鹽價涌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 江淮問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 斃不然即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鹽之利不爲奸人囊中裝不可得也今 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則竈丁枵腹以 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 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支是以 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 蕩歸其兼併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 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 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 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弭之故鹽政之不修吾恐其患不獨邊計 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日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 或動戚思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 日零鹽有剩餘堆積名日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

者亦頗知畏法自重不肯贊刺勢要捏造詭名爲此者大抵其中之無 權貴之請以撓國法有違者以貪暴不謹之罪罪之若夫商人之厚貲 痛革奏討殘鹽之弊政與賣窩買窩之故習嚴敕任事之臣不得曲狗 病守支之難故召募雖勤上納慶寡鹽法于是乎大壞矣爲今之計先 之例起而常股之法微商肆其假托勢要從而沮壞商買憚折閱之重 之朝廷之價值有定則商買之支納有常期其始固無弊也夫何存積 中始有召商中納之例無輓運之勞有實邊之效誠良法也而今實行 焦並日自管仲與鹽炭之利而後桑弘羊劉晏之徒用以富國宋雍熙 者非法也 申時行日河東之課原仰天時不藉人力其以養曬充辦者非土宜也 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 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源凋若觀火祖宗之法觀若畫一藉今在 召商中鹽原聽其樂從不強其所不欲其僉同辦課以爲逋負而貴之 以俟司國計者踐焉耳

色之三十六

漢之権鹽也官給牢盆令民自煑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 之規按次以支使巧捷者不先期而挽阻定秤掣之限歲有常期使巡 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 法尤為便閩中有人郡耳下四郡皆濱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 責其能舉職乎宜深懲此弊遴選才賢以充其任 聲望不揚資格稍下者為之其間有能自振拔者亦甚鮮矣然則何以 誠用之或足以濟舊法之不遠矣竊見今之銓部選用運司官員類取 直故其時鹽得轉搬而又以舒漕卒之团是二法也亦可爲今日用乎 弭盜賊之禍宋之轉漕也置倉于眞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與脚 利所入與所出者常相均稱如此則商買流通鹽法庶幾其可行乎昔 督者不避嫌而稽滯且優恤竈丁盡獨宿逋與之更始設法通融令鹽 使互相保證必有真正姓名方且給與文引其運司之出納仍復常股 籍者耳請遇開鹽之際先令上納芻粟完足然後大集羣商於公廨面 □□□日権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 有二::-

鹾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微候而每以其負捕之威施於醫鹽者舟牛之 通則課爲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 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需第轉之於淖遠荒鹵之黃而致之市落山谷亦 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 不得以牛任者而識及乎人荷雖其作好尚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 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緣法爲虐者猶有禁戒之令直以 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為禁戒而負捕吏兵自以徼候非常不爲 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所從產之方非 何以異乎果蔬穀栗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鹾名橫被譏求是下 不當得執而駭於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任 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拘執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謂之 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蓍蔡部使者至郡 自為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柘坡公以按察众事分巡是邦戢横刷 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

はかとニートン

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有不問而告乎其爲此記蓋嫌於爲不問之告 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 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兹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 德羣來涕泣以請日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心相與尸稅之於家而尤願 捕吏兵亦洒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凱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 以及乎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 使者有如余公爲士大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决行推此 悟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靜輩甚感司徒之 於民間無異果蔬穀栗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徒必集於新橋 為郡晉江邑侯朱肅庵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之於是鹽之點 於是任載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 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憶然出禁 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蓋多矣爲

鹽或照前項年分或量撥四五十萬聽令撈辦驗數堆積在塲公同運 官員於附近軍衛有司量起軍民人夫前去河東運司將小民該支食 十年起至十九年終止納過戶口該支食鹽查算總數本司差官前去 **積年不增關支成化十九年該河南布政司奏蒙將所屬州縣自成化** 每年納過鈔六百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貫共該支鹽六百二十 又曰開封等府州縣官吏鄉民戶口共一百三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口 不曾關支乞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轉行河南布政司委差的當 庶使戶口鹽課不致虛設官軍俸糧得以補支 綿山水泛張地堰衝開鹽花不結以此前項食鹽雖是奏奉勘合一向 河東鹽運司關支續據本司呈稱成化十八年六月以來節被天雨連 驗鹽引所于靜寧州蓋酌道里之中以立譏察之法無非禁私販以行 司官員照依彼中時價變賣銀兩解司以補衞所官軍各年未支糧館 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斤其前項鈔貫雖行年年徵納所有應得食鹽 国外见]日小鹽池引鹽由固原以達平鞏道途相距幾至千里原設批 綠

MINA POLICE T

際有所不堪抑且地方輕重之勢不可不審所據相應俯從具呈到臣 况下馬房坐享無故之獲而固原州頓失可望之資非惟人情得失之 之地旣相密邇則固原兵備衙門自難遙制重冒侵漁之弊信不能無 亦俱稱便後總制王瓊順商人之情乃復有下馬房之改批驗與出鹽 驗所奏改固原蓋欲借商賈通融之利以為軍民長久之圖人情事勢 日屯聚於此而閭閣市井全無生理之計所以前總制尚書秦紘將批

由固原達於靜寧州分往涼安會等地方發賣故先設批驗所於寧州 部查先據原州衛軍民呂奎李成等連名告前事以經批行該道會議 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靈州小鹽池有鹽課司內一路商人支出引鹽經 尚書秦紘議奏立鎮屯兵以固驗守以禦虜患但地本荒漠人不樂居 後因達虜出沒而固原當虜之衝要害之地也弘治十四年該前總制 又該本官奏將靜寧州批驗所改設此地軍民資其貿易自寓安集之

方官司集其羨餘少幫里甲之費況有按察司兵備官鈴制之引目按

議相同如蒙乞勅再加查議合無照前總制尚書秦紘原奏事理將下 苦水板并大狼崇信預望城等處俱私通之路中無兵備官鈴制以致 之意耳但固原城鹽利旣失客商遂去生意隨散於閱閣公用併累於 發以考其出入鹽車就地以稽其往返庶幾經久之法也嘉靖十年又 馬房批驗所仍舊設於固原州遇小鹽池支出往平涼安會等地方發 貧彼則禁疎弊起皆不可處者也故里老人等鳴告復舊守巡各官會 秤掣則一引再馱車載則諸徑雜出私販盛行官引多閣此則利徙民 里甲蕭疎之患科擾之害起焉况下馬房密近小鹽池人易作弊又有 該前總制尚書王瓊具奏將前批驗所改作下馬房亦無非欲便商民 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 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龍遇奇孫之益其選也國家欲鹽法之 賣引鹽俱由此批驗所兵備官就近譏察華其奸弊兵備官亦不許別 立煩科以困商人脚戶則不惟邊鎮軍民至計而私鹽亦可以禁止矣 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疏曰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不得 見鉄 を老之三十六

福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摥關支不必令竈戶上納折 之價殊于鹽法有整合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 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焉商應支而責之買竈應供而索 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 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十萬有奇 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廩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為地方累也今不得 引增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 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常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 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 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 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 異議行超遷之法卽諸臣人人奮勵卽老臺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 差踩不充未有也 天啓元年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鹾政敢略陳其槪鹽猶水

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流泉哉第祖制漸失人情遊僞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課 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 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轉九塞鲍騰事因而不失機運而無端立法亦 天啓三年御史樊尙景筯鹽法議日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鹽 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輪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竈遼事寧日即日 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卽今套搭漸鮮私販盛行致官鹽壅而商愈困 商不在民幷不在國徒以鲍奸宄之腹而國與商民俱困此其大海之 載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愼 利朝廷不能完而反為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漸致然耳 因而虧損額課而國亦困甚至私販不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招利不在 重行鹽之官而運使其最要者也一切引目之收發歲課之領解何者 不經其手於此而清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 清商竈有奸良之雜的就中獨胥乘間利之所在百寶千孔非眞得廉

A

Ļ

黄

经之三十六

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獨安能令商甦弊絕稱愉 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酌定成規運使官果有潔守長才能 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縱勞人任士未有不灰心短氣者銓政亦 之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脈寄託其身曾 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 率其屬以甦商裕國者卽查照三品官階一體陛遷無豫擬其前途之 不遠無概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揚之 者亦宜照級叙陞無以財賦之地視爲擅穢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 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則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自能持之惟是 自愛之官其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週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 比來各船動多來帶私鹽而回定糧船為甚舳髗百千揚帆衝關倘搜 一法而運司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辭白簡果有淸勤自好能效一官 緝稍急持挺放火羣擁拒捕莫敢呵阻夫百萬淮課九邊急需而糧艘

47、11:1-

乎臣極知聖朝無勵禁明主無專斂獨是傷心加派小民之膏血已竭 縣官照引行鹽鹽完引銷更拿銷拿數由府而道而院権其銷繳之分 為其與民職等也近多聽私販私囤一遇考滿虚担分數者十有六七 守令其間行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祖制鹽法考成最爲重大 數以爲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參處庶督責嚴而商本國課咸有實濟 又何怪乎正鹽之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實令府州 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申飭各官遇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蠢於鹽政漕政者不 敢公然攙販大損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况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于 路絕國課自寬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 連坐如是委擊得人以清於內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 瓜儀出日仍嚴行盤詰達者依律更取押運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 敖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到淮進開與

Ä

共

こうし こここ こく

事宜直據愚悃用佐燃眉仰祈聖明採納國計民生幸甚 驚神缺鉤饑軍之悅中可虞苟有利于國家何愛于膚髮諸所陳吃緊 往行胃 着マニナン

	: :	自錄	卷之三十七	西盟明見錄
; ; ;		 		吳仲
名	佚	名	佚	梁雲龍
名	佚	名	佚	佚名
名	佚	鳳	臧	王 瓊
宏	楊	叶	完	王宗沐二卿
萼	阮	譱	唐	俞 諫
佐	王	軏	王	丘濬
				福仙
				漕運前
				戶部六
		K W	1	西園單見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西園開見錄卷之三十七八		i	
嶺南 張		营至血奇'前	挕
晉陵 陸台	陸自嶽層育南訂梓	眉霄南訂	梓
戶部六			
漕運前			
削油			
丘濬曰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	安歲運之	乙數止云	止百一十萬石
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僱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	以鹽利士	并若今公	以食糧之軍
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	之納租名		石者出石五六
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有	在衛所紅	既有月料	月糧及出運又
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	其所加公	尤及所古	义給者而計
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	得一石山	也而舟如	加之費不與
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	于斛十年		網每網三百
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	運米一草	禺石較 ラ	較之今日十人
西国開発録がおファンニュートンの潜途的			

當時未開有兌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館中宜加之館 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爾醬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關 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弱哉况今所兒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 板上護以竹簟章席以被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 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在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 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 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 如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 王軏日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逋州通惠 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有所損弱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 運卒所以困點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弱 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網米所以耗損

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 往往于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逐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 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進參將王佐曾舉 **陵無損逝其末流于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關**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 河引水至閘與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锸爲之倡置閘之處 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飢死况今止通軍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 閘閘石見存無事于添補閘夫見在無事于添僉閘官見在無事于添 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 河于無用費胂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于諸 未爲全絕其利源也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 稅不便所阻又考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買舟楫皆由通會河直 而行之特易易耳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問利之牙 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于我朝必欲置開 卷之三十七 神真前

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 費錢糧大與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 剝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流沙淤 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 完之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壞損修理其原 其本船置造船隻每隻該價銀二十五兩二百隻共銀壹萬五百兩造 萬石船隻造于漕運衙門口袋出于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覓篇童隨 各用剝船合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約有 河身築砌新壩合用工料價銀一萬兩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搬五處 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會計得修理閘座挑資 河止閘壩規模具在修築必可通行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搬 矣照得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 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殷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

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密雲等處皆爲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

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運禁革奸弊閘 料脚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 運通行之日每閘壩各造官所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 人烟輳集有妨起陸若于慶豐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 西倉閘運小車驢贏只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爲照大通橋地方窄狹 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竊慮糧多人少 岸合用小車驢贏裝運每糧二百石議定脚價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 泊船搬運刻平沿河縴路便於行船官所即今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 合聽從雇募人夫幷通州等衞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爲二限作急 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兌下年糧米陸運贏車責令徑赴 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月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 借官銀仍行每年脚價銀兩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 運原費脚價銀一錢今止用五分五厘可省四分五厘通計二百四十 船每閘議定船運撑挽脚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伍兩自大通橋馬頭登 **西** Į 卷之三十七

爲奸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 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及查玉河之水出於西山玉泉 不快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算近年屢議修復輒 凍擇日與工至冰堅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隨即繼工務在四月工程 進呈御覽伏乞聖明定奪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地未寒 打攪倉摥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 等捐留糧袋索借前銀乞勅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拏送法司照依 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今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 由海子繞流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勞或流 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守以五衛亦當積 運一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爲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 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 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廠取

門今年改撥通州收扣除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

住劄照舊驗收輕齎銀兩無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 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老成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參將通州 你每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舟車並進不失車脚之利 修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與工動土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 該部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買辦 力肯任事郎中二員幷通州巡倉御史各寫勅與他行事未盡事宜聽 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 叢蘭曰江西把總王佐奏竊照御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致積債數 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射面重大以致掛欠籌射 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 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彀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胆小者不 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胆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 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一應疏溶盤剝修閘造船等項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

見嫌

Marie

ĵ

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 **救者也嘗觀古之漕運唐無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屋傭李沆** 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 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還債其上納鹽本賣令各 接濟合無乞勅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册該還債負并 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渡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 人情至此誠可流涕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疫憊 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糧米賠累見在運官或自縊 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脚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 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 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償加賦之苦債 欠債官旗船數造册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 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 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己事借以雇脚買糧為由証借債負賠累衞所 四

一巻マニーナー

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 者二也軍士交兒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 漕司把總各一員領粉處分以平之車戶即價愈增而其事逐寢矣迄 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悉差本部郎中幷 間忍饑輪力者不知幾何若將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 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 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雇人牽挽中 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况每單十人領 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水次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 者不知幾何問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 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帝饑號寒中間凍饑而死 緩於催徵恆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 士在家有糧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 矣矧今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且在運所償之物軍

1000 アン・・・・

新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 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 跡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價還不分債負 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米虧折輕窗少短 少濟撥兌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物戶部計議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 據加米一節先年屢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亦可以 需總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 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 年間鈔貫值錢儘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卽今一歲所得不彀一飽之

斗脚價二分五釐若三百里之外每石連正耗席草脚價共收銀八錢 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爲例 若係總督提學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等官營幹 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華退原債令其自還 止原券對衆燒殷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選仍蹈故競者許 米賤之時赴臨清幷附近去處仍買本色上納該徵本色運納者其脚 税小麥折米如在三百里之內州縣運本色米石上納每石加耗米二 私事侵公侵漁以致累價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 俞諫曰嘉靖三年戶部降徵糧則例內開臨淸廣積二倉并德州倉夏 納 要銀九錢以上或至一兩以上者亦有之寫立合同誰騙浪費十無完 價每比之官定使費尤多徵收折色者到倉每被光棍攬頭檯價每石 二分五厘該納州縣不拘地方遠近每石連正耗席草共收銀入錢趁 仍照例買米上納其秋糧臨淸倉民運赴倉米每石加耗二斗席草銀 Ē 一二往往負累大戶監併追贓傾家蕩產動經數年不得完納是以 題 見 蜂 老之三十七

然後令大戶照依納過米數交還價銀以後若年歲不收米價高貴暫 庶糧草早完大戶不致受害各照依大戶投文先後拘令行戶斗頭照 銀在官赴倉上納于今年秋各出通關銷照聽候本倉自行照例支放 拖欠未完見被攬頭。正費者通行查出亦不必令其買米止照原數追 傾瀉印封差經收大戶投文赴倉上納不必買米其嘉靖三年以前 每石連脚耗席草照例共收銀入錢每銀一分收錢柒十文收完易銀 唐龍日按照先准戶咨爲地方事內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參將遞年 將來者不致侵欺其於官民頗爲兩便 將價銀寄庫待豐年買納其嘉靖元年以前攬頭騙害者照依攬價大 依時價與同各該大戶買米上納或令富商大家先將糧米上納在倉 無通行所屬將嘉靖三年臨德二州變折米幷赴倉米不分地理遠近 小民膏脂之餘而爲攬頭誆費之資不惟仍累大戶抑且虧滯國儲合 戶侵欺者照依價值各追收貯庫作數支銷如此既往者得以清絕而 俱在八月以裏赴京會議漕運事情嘉靖八年糧運過淮已畢議事在

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該造 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 用又見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 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扣分料銀定要清 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尅減之 造船之用是幷其食而奪之無怪乎嗟怨不息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 軍料乃派前十一衛所各扣運月糧底數運軍窮苦止有月糧又取爲 週為照湖廣都司武昌等一十一衞所原額設淺水船一千一十二隻 江廠主事監造湖廣荆州推分銀丽先年亦為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 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辦納 用價銀七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 **俘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船合用價銀一百三兩條楠木者七年** 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零每隻連底船九十兩五錢共該用一萬三千 一造每隻連底合用價銀九十兩伍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合

卷之三十七

之則人人思奮雖貪而不敢貪雖虐而不敢虐譬如明珠在前踴躍而 船尤有歸一漕務爲以振舉矣查得永樂宣德成化年間運糧把總有 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為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 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 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府一十一衛所該造淺船 官不全自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昧於事體又忽於軍情敗者多 取之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年間劉瑾用事各把總 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古人輕車熟駕之說正如是耳况把總 總領兌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 缺皆於各衛運糧指指內推舉老成無過熱知運事者奏請推用蓋運 矣自茲運總亦弛然怠惰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 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爲運總之才者得爲 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作為料銀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衞 七十七兩零銀是又爲畫一之道矣合無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淸江

勸矣又據浙江杭州右衛運糧指揮僉事吳臣等呈竊見漕運官軍千 上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致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爲之 漕運衙門於各衛總管運年來指揮內愼選守己恤軍及有才能與周 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照舊例於衞總內增旌 衞止留一百戶帶二三旗甲守候經久方纔得完船裝載沿河跟趕非 惟便己私恣將輕齎銀兩不行照例隨糧交兌糧已兌足船已開行每 杜奸弊戒不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府州縣管糧官員不念國計 尤運軍食用之物舊定事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 稻收後方纔催徵給領以致官軍經月困守不得隨船食用旗軍只得 隨同大糧派兒得濟窮苦近年以來事緩人奸有司總領糧長各指麥 知運務者開兵部收候遇有把總官員缺就於內選擇相應人員疏名 獎熟知運事者推等因乞物戶部兵部查照先年事例再為議處仍行 侵食官糧深遭負累呈乞議處等因爲照輕齎乃正糧脚價之需行糧 里轉輪艱辛萬狀其得月糧以安家口行糧以充途費先年行糧俱例 卷之三十七

浙江司府十數年以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直待幫船過淮 阮鶚日大明律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領納戶親自行概平射交收 此祖宗成法歷代遵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蓋以倉廒之坐落其 作數支銷依合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糧須要盡報官明白正收作數 軍士亦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仍以後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不悞盜賊不足虞而 交割在船輕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倉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 惟有悞交納抑且別生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 **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齎一時兌足行糧亦即給領俱限同軍士** 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便年分行糧俱要分撥附近 部計議申明事例通行各該府州縣管印官將各輕齎銀兩同正糧派 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貸實由於斯乞物戶 抵灣方隨給領官旗人等指名公費任意花銷故軍士有弗獲升斗之 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

私意稔宿弊而損朝廷公平正大之體者莫此爲甚乞勑該部斟酌議 乃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斛面以充附餘則狗 而漕運官軍尤被留難以致往往欠負賠補夫以倉庫錢糧平收平放 充附餘至於收糧之際又欲高增射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爭競 浥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六升耗糧之內省存四升求足四 米一石在廒每年耗折米不過七合有零又况由鼠之蠹耗暑濕之蒸 員隸於內臣比時放糧一廒適有附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執爲定規 時從實計算不能一概拘定而遂緣以爲例也迨至正德年間管倉人 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鬼何能取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 大約加耗不過六升遲以七八年之久而一麼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 以例其餘更不復論其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員然皆襲奸 七升改兌者每石四升支軍者每石一尖一平通融扣算每正糧一石 承部未經裁正竊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 地形之燥濕不同虫鼠之生息其蠹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糧必臨

西

を
さ
こ
ト
し

九

釀飲皆出其中身一人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于 是一日二升給之也自今正月起以至十一月盡無日不在運中而止 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 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之餘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醬藥歲時 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 矣諸弊旣多防檢難盡自擊舟沉偽稱漂爾得利而遁轉相效尤然軍 爲之也故有折乾於方兒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兒之後者矣有下實 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 實參奏如此則政令一而上有道揆奸祛弊而下有法守矣 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 王宗沐日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 斗斟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敢有仍蹈前解致壞成法指 員許其親自行概平斛交收不許踢斛冰尖其支放月糧軍士照依較 正凡有附餘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

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 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為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 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 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 折一分以解太倉乞將輕齎銀兩酌為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 太倉之數而維其常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查得輕齎原係 江南之民力已為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為 軍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軍士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 冒法侵盜矣亦苟為衣食妻子之圖而岂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優恤 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 年親務使魚貫聯接遇淺與溜五船更相連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 團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 則蒙惠已多每五船定為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為甲長每船置 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 老之二十七 唐廷集

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 是也又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法者都督陳 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 門分察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 各懸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 而把總則通加提撕焉兌米入船之後卽將團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 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下 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編甲不得過幫幫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 得實者告所在官即給賞銀五兩仍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 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之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兒而又直達於是軍 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 以軍運者民據田盧收租稅出斗升之輪以兌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 士始困而諸點百出也伏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 可繼而久自是之後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直達矣都御

又曰欲漕事之整者莫先于恤軍而欲恤疲累之軍者莫利于改折查 胥而弱此待盡之術也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 溥何惜不爲此也 使其不耗不凋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厪宵旰則其利爲甚 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于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 丽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 九合之中是亦無禁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 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曝挽 得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為遠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 奉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 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相 衙門有支賣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緩而官司 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屬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 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于

ā

Ą

Ł

を之三十七

仰给東南然兒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 解納於窮遠之民旣蘇其困又免其患此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 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 潭湘陰寧鄕瀏陽醴陵盆陽湘鄕攸縣茶陵十一州縣糧六萬三千六 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為數不多乞每年坐淮改折隨同本色 百一石三斗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一斗江西贛州府屬贛 寧安仁五縣糧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八石二斗長沙府屬長沙善化湘 廣永州屬祁陽縣糧一千五百七石六斗衡州府屬衡陽衡山耒陽常 **陵磯裏港淺涸難入長難上難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湖** 准雖早緣由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 白河已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耳今歲湖廣漕糧過 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邳徐 幾同淮安之抵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屬邑糧米催京旣難 州四府爲尤遠宜經過洞庭之險贛江二十四難之惡四處之到水次

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 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乞每年坐將十萬 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 災傷而改折少則悉數折色解京如果災傷太多則臨時詢采如淮安 衞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思若戶部以爲國額未可稍裁而太倉或 恒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 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 加一念哉如蒙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 尚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 又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 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 **慰缺乏請將江南改折銀兩聽候戶部於會議之時斟酌如果天下無** 八斗定為改折以處此數郡在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列郡則 熟則解羅大米如臨清熟則解羅小米附運舟以入多寡臨時註定則 H

卷之三十七

於中又得不窮之算其改折價數聽戶部酌定奏請訪得今年大水沿 臨時候兒乞勑下戶部通加裁恤施行又照得漕運之所以掛欠多而 及應天一帶尤甚今兒期不遠而勘報難齊若非朝廷破格處分則恐 官於糧長兒完到官而後分領庶免爭競其米已經賣盡而倉前富民 米多者三石以上如其情願上納太倉許容卽充明年運米之額悉照 之多京師及通州張灣各處米價太賤乞懸預兌之令如各旗軍剩有 多寡不等俱有餘剩及各押空船回南運官至審據熟稱因各船剩米 可復行以故今歲運納不惟足額而且有餘據各衛所陸續開報每船 國計歉者蓋緣軍士之盜賣也已立保甲之法五船相察沿途盜賣不 江大率俱成巨浸民不堪命而湖廣之岳州荆州江西之南昌九江以 見年晒揚加尖上納其各把總指揮千戶百戶等官亦不許不拘多寡 石正糧者即可省明年船一隻軍十名收其減存入官其所支之米運 數印册發送漕司將納過之糧派撥各歸本衛本總領支如支去三百 一體上納名日預兌糧收入之數太倉各給與印票一張巡倉御史類

管糧郎中侯國治呈稱本鎮蒙接各衛歲額漕糧一十萬四千八百一 時赫然獲濟然不知其中實難行而旋罷也今許各軍預兌則把總之 者除米外將官司所得行月糧之數比照納栗事例斟酌多寡立爲數 十石八斗除收正數外臨清衞剩米二千五百四十五石零濟寧衞剩 漸廣無民運之弊而全收民運之利此四利也本年八月二十日密雲 有餘銀者富旗甲之有餘糧者倉前富民之有家財者爭先爲之歲必 三利也宋至熙寧時運事狼狽舉薛向而任之創令民間造船包運一 之儲而軍士省一石之力二利也軍士所以累年沿途盜賣者正爲米 也黃河之漂流難必運軍之牽挽實勞今一石入倉則國家先獲一石 不願者聽蓋有四利焉今年預納省船省車而官又收減存之人一利 盈餘之利則明年沿途雖驅之盜賣而不盜賣而富軍爭先入利矣此 入京師價賤而沿途貴也今使其以見年賤價入倉而明年於兒所獲 限或給與冠帶樂身或許其列銜管事以示獎勵悉聽戶部裁酌奏請 卷之三十七

有願聚納者亦照此列兌還之米聽其自擇某衛領支如其上納過多

欲以蘇軍非復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己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敢 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朝廷虛懸不費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 有羨餘其志趣可知今之所謂運官者皆二祖時功臣子孫定員後不 心爲公者殊乏其人今把總王秩糧多而剩至六千侯熊雖糧少而亦 運事之元氣必不可復而漕計終將復壞再照運事全賴把總而能悉 千餘石通應申獎以旌其賢但即剩米而官減價以市之此在邊鎮或 運之勞內侯熊下三衞原糧本少羨餘無幾若王秩所管四衞剩米六 比之鎮市所省價銀一倍所據山東把總王秩江北把總侯熊均有督 錢共買過餘米七千二百九石七斗計用過銀三千四百九十九兩零 百六十五石零高郵衛剩米二百八十二石零每石連耗三升給銀五 米一千一百九十三石零任城衛剩一千一百一十六石零徐州左衛 國初漕運立轉船之法民與軍各任其半今改爲兌運則全責之軍矣 可耳若京通二倉官不爲收其勢必賤以與人何以愜軍士之望哉且 剩米一千一百八石零儀眞衞剩米三百九十七石零揚州衞剩米五

不計其更番押令再運如果能悔過速完新運則奏除免上年所犯之 議外臣謂其水次無船過淮到倉建限與凡掛欠不及百戶以上者悉 其耗也夫有官可簡其賢不肖矣而問且至於無官有軍可簡其勤不 百七十餘年總計所去之數則不待親當漕計雖旁觀者可默測而知 不下二十人其軍以漂流監故追調遣逃亡者每衛不下十人今已一 罪如其再誤則違限者照前遞降僅完本年不能兼完舊欠者追補又 氣不可得復也議單森嚴如犯該侵欺盜賣掛欠數多私逃避運者不 之修舉胡可得哉故非於督察嚴厲之中而別存寬恤養育之法其元 力矣而問且至於無軍勢不得不取疲癃殘疾之人以充之而欲運事 效而衛所官保全亦已多矣今歲各衙門參行之贖乃至有一官而降 上運也大約以一歲之運計之其官以問發死罪充軍立功降調一運 七級指揮一旦為總旗者此立法誠然其中間亦有難訴之事而未蒙 加欠新運者并發刑部監追如此則開其補過之門亦可以責新運之 加益也今之所謂運軍者亦二祖時定伍今之充發則皆沿邊海不復

■ 鬼 # 卷之三十七· *漢典

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流數十里接連洛 黄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 者耀卿與晏爲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 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 後武帝盆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 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 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兒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 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陝州諸倉其諸州縣衛地皆瀕 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兵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儲榆林及保德 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派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滅三四百萬石其後劉 分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 雍則天下之下 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 倪岳日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 矜察况官無衣冠與卒伍等亦無怪其與之通同作弊而反仰其資也

袋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 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積價之名至正 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 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載 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 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輔印封至通州參將處查算顧 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輪 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裒多益寡隨便空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 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 楊宏日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 不但三方之困有可好雖四方之物無不致矣 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 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徑河可通 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

幷置辦隨船什物無錢使支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逐將正糧侵盜 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 卿獻之耀卿日此公家盈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耀錢 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錢三百萬缗或說耀 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 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卻以概總 脚支用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

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几剩 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太宗皇帝建都幽 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衞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 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繁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 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册仰惟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 羅本數百萬婚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 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繫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俄顧水

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 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衛又 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衞天津三衞通州四衞共九衞 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官軍尤重於迤南漕 臨清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 邳徐濟寧東昌臨淸德州天津直抵天津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 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江北裏河由儀眞揚州淮安 王瓊曰伏惟我聖朝永樂年間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 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可憂甚者也 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 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 二總歲糧儲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 南京江北幷中都留守司衞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 遺餘舍耀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

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糧減存辦科官軍輪流 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枯之法最 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交納卻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 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迴在 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 運餘丁七百名一概退掣閒曠其北直隸一總灣運原運糧米五萬四 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餘積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 爲利便蘇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慥米每石折銀七錢 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代還如此漕運 衞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 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 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卻連原 疲敝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幷兩尖共折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 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 老之三十七

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 滅鳳日洪熙元年欽奉勅諭官軍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 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怠矣 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 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兒糧船隻不過壩 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 敝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 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貨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 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 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 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 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賠補跃甚閔之今後除運正糧外 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兒雇船載運儀眞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 4 嵬 A. A. į 十七七

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眞官軍前去浙

勃該部再將前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上貨 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早寒閘座又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斯如蒙乞 鹽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盤禁理固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 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竊以 柴菜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爛阻搜盤求索虐害雖 流涕哀乞終不憫側至於空船回還又假以盤鹽爲由每處拘留三五 諄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 着部裏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朝廷欽恤運軍之典至 日或十數日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 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 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發阻截運道燒刦船隻好生 遵勅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 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覆議運糧官軍合 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聖旨說

巻之三十七

究納纱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私鹽聽谁揚官司依法搜盤禁治 害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 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守凍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 按御史覈實勘報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 省下晒折米五升幷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 上的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 施行 衆證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侵盜者就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 為始漕運糧米漂流船糧昭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流費用昭舊參提 外其過洪開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糧米漂失多寡者拘審該幫官旗 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又一款自嘉靖二十二年 除仍付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 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廒不必減 □□□□日漕運議單內一款漂流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

糧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難淺磕撞船存糧漂多寡事 老等六船存糧漂流將撈獲滋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 御史委差多官勘明參奏所據前項糧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 外今據前因爲照前項漂流糧米要條非常水患衝滾無存節經倉巡 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欽奉通行欽遵 幫官旗羨餘銀算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衞該總運內扣除務要當年 敢擅挺再照各總官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為因衝决石壩稽遲運 補籍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糧漂事例分別甚明具載議單非臣所 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糧逋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令免晒以省胂耗賠 十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糧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勺相應 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眞等二 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算損失米數每石 兩查算如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解各該倉庫收米折糧應用如該

糧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個月日尚未發

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造補二百隻撥浙江下江 波衛指揮顧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 向實爲可憫即今京城內外因思漂沒之家俱蒙聖思垂憐萬姓歡騰 淹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身為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糧漂失不知去 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干餘缺軍未計將來之事誠當亟圖所據 不計委實錢糧可惜追賠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 石者今裝至七百餘石廠船重載淘水疲卒撑駕甚艱隨路報忠如寧 家屬存恤以溥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羣生不勝仰戴漕運幸甚 其淹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衞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糧幷羨餘銀兩全給 咸沾天澤伏望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勑該部將前項漂流糧米幷各 二總缺船衞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該銀二萬兩并給輳周應禎總年 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早為處發軍船南遷配圖下年全運之計 □□□日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衞所淺船百五十 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難缺少卽今十月已盡急爲

蜀見

共

A.

後マニナナ

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民不爲困京儲大本以充雖連

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總無他道也

年全運繁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兒者量減折色以存囤

鼓舞而糧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 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既倍京軍莫不 放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先 本色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 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年支 也臣又嘗竊計漕運糧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獨耗米并修造淺水 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於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 非執一法之今於本折出納實寓常平原承之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 放支則軍治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 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 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 宜以裕國用非專於節運狗民之欲者也 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踵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日今太倉卽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初蘇松浙江 老之二十十一 神道前 二 十

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 津幷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爲轉運 鎮交兒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兒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兒沂州 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難 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 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 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小船民則自行 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幷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 倉糧運至濟等以二千隻支濟等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 兒諸府州縣各以附近水次蓋設倉廒領兒不盡者令南京幷江北衞 船領運所出給通關付還銷數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宣德 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 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今裏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 **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盧鳳淮陽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幷**

宜爲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送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 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實無此意故只今五處俱設鎮守兵備等官是 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隨便置倉轉 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爲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 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幷江 等州縣於濟寧交兒其餘水次多做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德諸倉 交兒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兒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 所儲益少倉廒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日出納之擾軍得 石亦改就水次兒與軍船名爲改兒而諸倉之糧每歲又有災傷支運 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爲轉運之計又相傳以爲五處要害之地萬 北官軍雇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兒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船費視地遠 也歷朝損益海運變爲轉運轉運變爲兒運兌運變爲長運蓋因時便 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國初於水次 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

以輕賴之弊馬漸有誣申捏告拿害之弊焉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 有開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老病飢 人命屢年間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穀濕潤之弊焉漸 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心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措 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酬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 初罷瓜谁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 糧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淮瓜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 刁難之弊焉勒掯不已便有爭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關打關不已便有 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路之難若督率少鍰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 百石之重十人撑挽一船挨幫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鯰船隻買辦器 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 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均為遷延之弊嘉靖初以 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廒水通則舟船長運於京

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兒若告債然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几運官不

也故得以任意為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為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 納之難櫻其心但謂糧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 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晒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 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 窄狹不能晒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 好惡逼軍交兒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狗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 於有司也雖奉專動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米 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 之講兒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兒竟不以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 得留客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爲 不晒揚於交兌之日而晒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爲日難也夫 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 相見面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拘治歇家不

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期分濕潤之增禁困

一卷之三十七

當軫念也譬如人之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體聯屬 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 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直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 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幷尖米共四斗 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 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 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正米一石加耗尖 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 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爲目而耳爲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 **逼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人豈特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 近為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雇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復以 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 離其體而又何以圖存也哉 □□□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卽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

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 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 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蓋以革逼 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價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 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乞 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 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貽害 有扫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用意扣算歲增其數咸 奪之弊而把總聶欽遂因夤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 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信公物以爲私敗希寵庇耳於是始有輔 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 為盛其成化十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者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 石而已餘耗本色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

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

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 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 ij 爿 卷之三十七

茶菓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 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 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 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以 一員

去參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為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 茶菓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衙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 與之而今皆紋銀且以此爲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爲厚薄低昂矣蓋作 爭計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菓又添火耗催 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 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

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

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 軍以爲盡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衆軍爲公給旗甲爲弊專持此意不復詳審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 結黨告計欺打旗甲是灣中糧運俱集動聚數千人成羣哄嚷官亦無 只旗軍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今以羨餘概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 復扣之於官而又給軍然而無敖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 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爲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 往年衞所官員率畏漕運煩苦苟圖鄉梓安逸或託病而營別差或夤 梁雲龍日運務之修舉莫先于領運之得人是故運官不可以不重也 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 矣愚謂盈縮之利當歸旗甲旗甲俗而運豈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 如之何爲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敝而運亦敝 乃又別准南河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 以酬其撑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便不能勝糾羣 R 二十四

行更番之制使南京兵部各省撫按官加意取擇非賢能精壯者不得 必皆得人乎往年各省開兌例在二三月開幫例在于四月五月甚至 將才此運官之當議者一也夫運期不早則雖運官得人無益也況未 知軍功之外非此無以出身而一切虛名無實者即令薦揚不得以冒 爲格例自軍功之外非領運有功者不得泛行陞擢使天下武弁曉然 有六月者議單之限視為虛文年復一年不可復整馴至舊歲加以河 陞擢則武弁之賢能者皆趨于此途不但可以整飭運務尤可以搜羅 更番領運臣衙門據實保薦非如期而早完者不得濫行薦舉兵部定 未必皆得人而領運者未必更番也臣竊以爲莫若特重運官之選通 凱幸薦陞而其不職閒住者乃始賄屬當事申名領運則其在運亦何 運皆先期由准過洪幸無漂沒到灣起納復多餘剩蓋尾幫入閘方二 患而其**幹極矣今歲仰賴朝廷加意振飭當事諸臣彈力經營各**幫糧 所不至哉近歲新例掌印官員更番運糧稍可以革此弊矣然掌印者 緣而求掌印或稱捕盜而幸徼微功或假差占而妄沽虛譽奔走獲上 **卷之三十七

進不可得矣近奉欽依雖有挨幫之例可守于閘河而越幫之例須行 幫而不知通變則將以一船而滯衆船以一幫而壓衆幫欲其爭先速 之完骸不一而風水之遭值亦異不能一一挨幫者亦勢也使拘而挨 幫脫幫有罰夫使果皆挨幫速進豈不盡善但人力之強弱不齊船隻 得其宜能保其中途不濡滯乎查得議單舊列運船定以挨幫而進壓 旗亦得以食贏餘之利免賠累之苦不然運舟方至而河水正發欲無 無損失此運期之當議者二也夫運期既早則開幫必速然使行之不 未發而過淮入閘河水未凍而駕空回南即河道或有變遷而糧運終 道官亦聽漕司與臣衙門查參此限一定守之不易使每歲漕舟及水 通行各省每年監兒官定以八月到地十月開倉十一月兒運完十二 漂流凍阻得乎况有漂流凍阻欽無逋欠得乎臣竊以爲宜申酌議單 洪而返永爲定例敢有違悮違期者聽各該撫按監兒官查參其糧儲 月開幫完二月過淮完三月過洪入閘完各省糧儲道官皆押至徐州 日而河水發矣可見運期之早不但可以速糧運又可以免河患而官 卷之三十七 神经前

實例免晒揚冰尖耗之若是後至者反享其利而先至者反受其害矣 永日烈躁倍于秋冬亦且盡日把抛多所耗撒非徒無以爲先至者之 勸而且有以沮速運者之心也住年運務廢弛雖曰開兌之遲而避夏 是七八月到者依例晒揚人亦何辭惟五六月到者而一例行之不惟 幫之當議者三也夫運幫速達領運者方以此爲功若非有以別之何 競相鼓舞而爭先前幫者惟恐怠緩而落後其為速運實爲至要此運 人亦何爲而不避早以就遲乎臣竊以爲宜酌定則例載在議單五月 日之永烈以就秋冬之短唇亦人情之所必然者矧遅到漂流不核虚 以為速運者之勸查得京通二倉收受舊例漕五千石以上晒二天揚 而河水之發全運其可保乎臣竊以爲宜申明此例在議單使後幫者 然行之船無漂流而且得速達是其明驗向使拘于挨幫則未及入閘 前進而取速此固當並行而不悖者也今歲價運御史張憲翔以此斷 一天五千石以下晒二天即與揚收夫糧到有遲早而日則有長短若

于黃河蓋閘河而非挨幫則無以聯屬而取齊黃河而非越幫則無以

嚴旗軍未得肆盜各幫漕糧不但起納無欠而且剩餘頗多其有舊欠 旗自度短少輒先棄運逃回運官無所于逃只得代爲交割所有起欠 偷盜之弊則官糧自有贏餘安能有欠惟是運官什物使用不免派取 欠蓋水次官糧皆係旗甲領兒運官不過總攝到灣若使旗軍無沿途 當議者四也夫糧運完納晒揚固須有等然不嚴責奸旗安能盡免掛 止許刮鐵庶立法公平而糧無虧耗遲早有辦而默寓勸懲此收受之 即與揚收七月十五日以後到者照依舊例晒揚尖則不許淋漓平則 掛欠悉累運官賠補雖行扣補拘提曾何一人解到今歲沿途防催頗 麋費軍益恣行侵盜官之所利者一軍之所盜者十及至到灣起納奸 于軍奸旗利其派取因以科斂于衆安所出哉惟有糧而已官旣指公 者臣悉行命扣補其無舊欠者餘米悉歸旗軍是有欠則運官獨受其 害而有餘則旗軍獨享其利又有運官畏奸旗挾私告害而不敢嚴加 防制者焉欲糧運之無掛欠得乎臣竊以爲申嚴近行事例載在議單 M--安全之二十七 · 州道前

以裏運到漕糧五千石以上者晒一天揚一天五千石以下者晒一天

查得江南北浙東西漕糧開兌皆臺臣監之運官船到水次稍遲例當 也夫官旗同責固可以杜侵欠之弊然功罪不覈亦何以示鼓舞之權 部似應姑且停覆俟其到灣起納之日然後積其遲早覈其完欠分別 參遲無非欲其運之速耳既能速運功過既須相準自今以後參本到 完勤勞似不可泯仍復一例罪罰何以爲速運者之勸臣竊以爲起運 參罰罪宜矣然能奮勵爭先其糧以四月十五日到灣五月初七日報 或有水次雖遲而完納頗早者如邳州衛指揮王崶以水次到遲而被 效此法之所當然者也然亦有所當酌議者蓋使水次而到遲而灣又 參論蓋苟不震之於始以爲後至之懲將何以邀之於終以要早完之 又與官同其害不復敢恣行侵盜而獨累運官矣此掛欠之當議者五 問其挾告無實者定行重加究治庶旗甲知有餘則己享其利而有欠 但有掛欠即將旗甲一同參送問理如有私逃即行彼處衙門嚴提解 類數以示懲勸庶領兒者有所做皆先到水次而不敢後速運者有所 遲其罪固不容逭矣使水次到遲而起納復欠其罪尤不容逭矣其間

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敵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 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 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况綱司庶卒乎雖有殷實 駕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雇倩無籍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什 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與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撑 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兒無虛會之弊沿 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計之餘則共利少則共 中權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挾柁二人相協 **勸皆爭先赴納而不容緩矣此功罪之當議者六也** 其故道猶存見者罔弗騰駭惟我國家則不然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 启皆嘗王關中矣宋嘗都汴矣而漕挽有三門七津之險有海運之難 日鮍而不可復也 □□□日余觀漕河圖未嘗不敬嘆我祖宗聖謨神烈之宏遠也夫漢 □□□日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

諸水以益助之築閘置吏以啓閉之分命水部臣以轄之總命大臣以 水部臣監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濱畢涉舳艫相望者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 7 卷之三十七

豪勢官員參奏以開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糧回日提問其 者聽所在閘官將應門之人拏送管閘幷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閣壞船 者奚翅霄壞哉凡開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 奇重貨歲出而時至言笑自若視爲坦途於乎其視漢唐宋之險且難 物者亦治以罪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凡溍 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 隻損失進貢官物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礙 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關毆 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至閘或下閘方閉並不得 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運軍樂於用命吳鸌越艘燕商楚買珍

河所徵巷草幷拆徵銀錢以備河道之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

充為軍冒一人者伽項狗衆一月畢罪遣之凡河南省內有犯故决河 幹辦他事妨廢正務達者罪之凡閘溜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役者编 完几府州縣添設這判判官主簿及開填官專理汽防之務不許別委 吳公仲日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 達者罪之凡開壩洪淺夫各與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船 **捧路爲房屋者治罪撤之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鋪夫巡視掩埋** 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於邊衞凡侵占 軍軍犯者徙於邊衞凡故决山東南旺湖沛縣昭暘湖隄岸及阻絕山 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于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 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 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旣通行公私兩便先 防及盜决因而淹沒田盧計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爲首者並發充 **浮甕山諸志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义用置閘** 惠河引水置閘與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锸爲之倡置閘

陵無損逝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 河於無用費牌價而不惜哉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 老之三十七……

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參將王佐曾 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爲權勢之車輛岡利 之牙稅不便所宜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揖皆由通 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惡况通流等 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

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園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 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屢屢呈告皆爲有名無實因考之漢唐都關中 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 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爲無補又見在京各衞因往通州關糧 仍舊亦未爲全絕其利源也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 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

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 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朝廷告者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 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闡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 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 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輪矣眞 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姑且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 運開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 大事者不謀於衆卽今漕運會議在通宜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 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近因 倉職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 **穵運邊糧備防邊關寨堡險監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間道** 兩得之也 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燬國

H

後之三十七

神经前